

蘇軾詩集



瑞

上海天馬書局印

834.7

DX18

111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發行

實價大洋五角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編譯者	適夷
裝幀者	陳之佛
發行者	天馬書店
印刷者	天馬書店

總發行所：上海 老靶子路二四九號 天馬書店總局

分發行所：各省各大書店

譯者前記

集在這裏的九個蘇聯短篇小說，是兩三年來隨時翻譯下來的東西，當時原不是想作系統的介紹，祇是在讀到的時候，覺得恰意，便忍不住拿起筆來譯；也有時，因為朋友們編輯的雜誌要稿子，急切寫不出什麼來，就找一篇來譯；這樣的，就不知不覺的譯了十多篇。雖然國內介紹蘇聯的作品，統計起來已不算很少，僅僅短篇集，據我看到的就不下十個，其中如曹靖華的煙袋，魯迅的豎琴和一天的工作，更是系統的嚴肅的介紹，但是我以為，凡是蘇聯的東西，總不會厭太多的，就大膽的把它出版了。

俄國文學從十九世紀末期就是世界的文學了，托爾斯泰，陀思妥以夫斯基，

屠格涅夫等等沈凝鬱勃，堅執着人生的氣魄，向世界的文壇投下了一塊巨石，在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中，這個影響也是非常明著的。當十月革命的烽火震撼了全世界以後，帝國主義白衛軍的包圍環攻，國內戰爭，饑餓，流血，這一個最艱苦的向新階級段的掙扎苦戰，使承繼着托杜的俄國文學，更益開放了鮮豔的異彩，產生了一週間，毀滅，鐵流等，靜靜的頓河，以至最近五年計劃建設的風暴，出現了，蒲魯斯基，力，疾走那樣的大作品。也像在今日舊世界崩潰的道程中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，是到向新人類創造的道標，在大文學樹立的工程中，蘇聯文學也以巨人的姿態，卓立在我們的目前，作努力的嚮導與模範。

現在就略略的談一談這集子裏的九篇。

高爾基的兩篇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作品，雖然寫的還是他青年時代流浪生活的片斷。有人說，高爾基有許多長篇和劇本是失敗的，但是短篇，尤其是流浪生活的短篇，却沒一個不可寶貴的；就是看了這兩篇，也會覺得同意這話的吧。

雅珂芙萊夫是以十月間名世界的作家，但這以前，他是帶着純厚的民粹氣味的文學者，這一篇描寫樸素的斯拉夫的農民，讀了會令人聞得熟悉的泥土氣。

佐理契和曹司兼珂一樣，在蘇聯是以短小的諷刺聞名的，但是僅僅從這一篇文章中看，我們也可以明白他的諷刺是和曹司兼珂不同的，他不像曹司兼珂一樣把諷刺投向那些在苦難道程中掙扎苦戰的，而是投向那些坐在旁邊說冷話的人。

英培爾是一位同路人女作家，她寫了些蘇聯社會小市民層與少年的生活，這克羅波摩爾是很能代表她的輕巧的作風的。

從上面所說的五篇，譯者把它當作蘇聯從革命前，戰爭，饑餓，及新經濟政策時代的一貫的生活的反映。以後的四篇：

光，是屬於中國從來沒介紹過的蘇聯內少數民族的文學，因為祇是從一本雜誌中譯下來的，無從查攷這作者羅拉克翰是什麼地方人，照名字看，大概遠東俄國中亞細亞之類的人。黑暗的沙漠原野中的東方婦人，怎樣地浴着十月的光的描

寫，是值得介紹的。

更值得向讀者特別介紹的，是三篇突擊隊報告文學。所謂報告文學 (Reportage) 最初出現於德國新興文學運動中，以具體的反映直接的事實，報導事實爲主要的任務；絕對排斥內容空虛的美麗辭藻；澈底地反映現實的真實的姿態，同時必須抱着一個社會主義的目標。德國最大的報告文學者基煦，提出了報告文學的三個必須條件：(一) 求真實的企圖，(二) 強烈的社會感情，(三) 與工人以及一切被壓迫大眾密切結合的意志。它和小說不同的一點，是作者必須把自己所見聞所體驗的巨細事實，照實傳述於讀者，並不需要想像，結構，佈局等等的小說條件，所以它是使從來沒有參加文學的大眾，參加到文學中來的一個階梯，但同時它又是文學作品的一個新的樣式。

蘇聯五年計劃建設的暴風一般的突進，其基本的條件之一，便是由於大眾自發的在生產中的社會主義競賽，與突擊隊的組織，配合着這廣大的運動，就產生

了突擊隊文學。一九三〇年的初頭，蘇聯的作家聯盟「拉普」，即提出了「描寫生產的英雄」，「號召突擊隊到文學中來」等等的口號；到現在這口號已收到了偉大的效果，整千整萬的生產工人和集體農民的作家，在工場農場中產生了，工農作家的報告文學，幾乎埋滿了從真理報以至一切報章雜誌的文學篇幅。

集中所收的婁法諾夫的斯拉漢的夜，寫柏谷石油礦田突擊隊提高生產的鬥爭。工場的一天的作者波爾迦林，是「拉普」的盟員作家，被派往大生產地帶的報告隊之一。S·薇諾葛拉特史加霞的尼基契娜的報告，是報告文學集突擊隊第一次大會中的一個斷片。僅僅從這些中，我們已可以明瞭報告文學與突擊隊運動是什麼了。其他還有出於生產工人自己手筆的，與已寫過被世界知名的大藝術作品的，如寫鐵流的綏拉斐摩維支，寫靜靜的頓河的旭洛霍夫，寫蒲魯斯基的潘菲洛夫等，都有很多的報告文學作品，現在正計劃着用專集來作系統的介紹。

最後，我的翻譯都是成於咄嗟之間的，現在收成集子，仍沒有細心修改的

充裕；其中一定還殘留着不少的拙劣與錯誤，希望讀者加以指正的。

譯者記于一九三三年四月，夜報上記着中國軍隊退出灤東的晚上。

目 錄

譯者前記

小 說

一個人的出生·····	一一二六
強果爾河畔·····	二七一六二
農夫·····	六三一八六
克羅波摩爾·····	八七一〇八
信·····	一〇九一一一八
光·····	一一九一一三〇

報告文學

斯拉漢之夜·····	一三一—一五二
工場的一天·····	一五三—一六八
尼基契娜的報告·····	一六九—一七八

一個人的出生

高爾基 作

這是在近海的科圖爾河流域，蘇封與奧添底爾之間，發生饑饉的九十二年（一八九二）的事。——當閃爍着光波的山間小河的流水，在潺湲地作着快人的聲音的時候，很清晰地，聽見海的鈍重的波音。

秋天。

科圖爾河流的白泡沫中，月桂樹的黃葉，像跳躍着的小蛙魚一般，閃閃地轉旋發光。我坐在河邊的石上，把月桂葉錯看作魚兒，好似連鷹鳥和白鷗也都上過了當，正在對河右邊一叢臨流的樹木後，懊喪地啼叫。

在我的頭上，栗樹的菓實，已染上金黃色的顏色，脚下是散亂着許多枯葉，像割下的人的手掌一般。可以望得見的對岸的榆樹，已經完全赤裸了，枝條向下垂着，像破碎了的魚網。樹枝上，灰紅色的山啄木鳥，便如掛在網裏的一樣，黑的長喙鑽進樹皮裏，卜卜的啄着，一啄出了蟲來，便被旁邊的山雀和玄鳥（這遠從北國來的惡客）搶着含去。

左邊的山峯上，沉重地垂着含雨意的煙雲，從頂上直沿到有黃楊樹的綠色的坡，匍伏着雪的白影。老毛櫟和菩提樹的樹洞裏，可以探到醉人的蜂蜜，這蜂蜜的醉人的甘味，古時候曾酣醉了大旁貝的兵士，把有名的鋼鐵般的羅馬聯隊，幾乎打得全軍覆滅。這種蜂蜜，是蜜蜂採了月桂和菩提的花造成的，而過路人卻從樹洞中把它拿去，和在一種用麥粉做的，叫「拉伐西」的細點心中喫。

我坐在栗樹下的石上，一邊被發怒般的蜜蜂包圍着，一邊取着蜂蜜，然後把麵包片蘸在裝滿了蜂蜜的小鍋中，飄然地看着疲倦的秋陽底怠懶的遊戲，慢慢地

喫着。

高加索的秋空，像偉大的聖人們——他們又是極偉大的破戒者——爲從銳利的良心之眼，隱秘他們的過去，——用黃金，土耳其玉，綠寶石建造的廣大的寺院裏的，壯麗的大殿內部一般；四周的羣山，披着薩馬爾剛特與西愛馬愛的貼克明人用絲織成的絨緞，而且在忘卻全世界與一切的這裏，滿飾着像要向太陽的眼中，說「這是你的東西，一切都是你的」那樣的情景。

白髮長鬚的巨人，像孩子般的張着大眼，走下山來，毫無吝惜地把種種色色的寶物，撒散四處，裝飾了地面。我凝然地眺望着山頂上像蔽着厚的銀層般的雲的流動。山頂的凹處，巧妙地蔽着樹木的生動的衣服，好像成功在巨人的手下似的，在這土地之一隅，行着鮮美奇麗的變化。最高的職務，便是在地上創造人類；人類看見許多優美的萬物，而且對於美，他的心頭，是甚樣甜蜜而靜寂地鼓動。

但有時也有痛苦，也有燃燒胸頭的憤怒，而且也有憂鬱會吮吸心頭的血液。可是太陽，卻不是永遠含着憐憫的眼眺望人類的；太陽是爲人類，盡了極大的勞力。但惡人決無在此世絕跡之理，當然，好人也相當存在。在這兒祇限於嘗試着矯正惡人，如果無效，則再加以改造。

在我左手的灌木頂上，動着黑色的人頭，幽然地在波音河光之中，聽見人聲——這是受饑災的人們，在蘇封做完了道路工事，到奧添底爾去找工作的。

我認識這些人們，他們是奧爾羅夫縣人，我會和他們一同做工，因爲昨天完了工事，大家都被解雇了，我比他們先出來，到海岸來看日出的。

他們是四個農夫，和一個高顴骨的青年的懷孕婦人，那婦人捧着高到鼻尖外的大肚子，泛着蒼白的眼睛。在灌木的茂密上，可以看見包着黃布的她的頭，但這一會兒受了風吹，卻像茂盛的向日葵般的不歇地搖動。在蘇封，她的丈夫因多喫了生菓死了；我和這些人一同住在一個木棚裏，照着善良的俄羅斯的習慣，他

們用周圍五俄里都可聽見的大聲，哭訴了自己的不幸，他們實在是被命運打擊的可憐的人。惡運鞭驅着他們，使他們離開自己的故鄉，像秋風吹枯葉般的把他們吹到這地方來了。這地方的陌生的自然的壯麗，奪去了他們的魂膽，而困難的勞動條件，結果終於令他們絕望。

他們在這兒，泛閃着沒生氣的疲殆的眼，絕望地眺望着眼前的一切，互相作着苦笑，低聲地談話。

「啊喲……這真是什麼的地方……」

「正像從地中鑽出來的一樣，什麼都不成……」

「對啦，可是，石頭倒是有的啊……」

「不能說是甚樣壞的地方呀……」

於是他們想起曾用自己汗血灌溉的故鄉，科壁里的浩廣的山中低地，蘇封的畜牧場，摩克萊尼克的，——無論那兒的一握泥土，對他們都是祖先的遺物，都

使他們鬱鬱地懷戀。

在他們的隊伍中，還有一個農人的老婆，高身材，板一樣的平扁，做着馬臉，貪戀地望着東西的，煤炭般的黑斜眼。

到了晚上，她便帶了那頭包黃布的婦人，走出木棚，坐在木柴堆上，兩手托着下頰，彎着頭，用發怒一般的聲音唱歌。

墓地後是草的青氈，

就是砂原上，也可鋪上白布，

可愛的先生呀，如果你高興，

我便答應了你。

頭包黃布的婦人，不時地低着頭看自己的肚子，大抵總不作聲，可是也有時

像忽然想起般的，用着懶怠的鄉下氣的嘎聲，加入了唱，這唱聲簡直和哭一樣。

甜密的是愛情，

這是與你最後的相逢；

這是我的姻緣。

在南國之夜的沉鬱的黑暗中，聽着這像哭一般的兩人的歌聲，令人想起北國的雪之曠野，飄雪之音與狼的遠吠。

不久之間這斜視眼的婦人，患了瘧疾，睡在布擔架裏，送到城那邊去了——這婦人一邊在擔架上發着抖，一邊好似還在唱着墓地與沙原之歌似的，不歇地呻吟。

黃頭布的一個，好似融在空氣中的一般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忽然不見了。